

# 回家

短篇小說佳作 李赫



李赫

民國44年1月2日

台灣省嘉義縣

輔大圖書館系畢業

現職／

遠景出版公司編輯部

曾發表之作品／

短篇小說集：煙火

長篇小說：故鄉明月

車子進站了，服務人員將柵門打開，於是等著上車的長龍便緩緩地向前蠕動。他拍拍惠美的肩膀，惠美奇怪地回過頭來，問道：

「幹嘛！」

他停下前移的脚步，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回去了！」

「怎麼了？」惠美也停下來，於是排在他們後面的人便越過他們，走出柵門，上車去了。

「真不想回家！」

「你真是——」惠美顯然生起氣來，轉過頭，兀自走出柵門，收票員向她要車票，她手向後面指著。她毫不猶疑地上了國光號汽車，連頭也沒回。

收票的服務人員看著他，他沒法子，只好提起行李，掏出車票，給服務人員撕了。

上了車，惠美已經坐在座位上了，他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然後坐下來，惠美看著他，沒好

氣地說：

「你是怎麼搞的？」

他低著頭不說話。

「幾天前就在猶豫，好不容易下定了決心，現在又三心二意起來！」

「唉——」他嘆口氣。「妳不了解的啦！」

「這有什麼了解不了解的？」惠美說。「回家就是回家，再說，回去看看父母親也是天經地義的事，還有什麼了解不了解的？真是奇怪！」她看看窗外，又說：「而且，明天是清明節，我們結婚第一年，難道能不去掃墓嗎？你看車站滿滿的都是人，不是都要回去掃墓的？」

他沒有說話，把座位後傾，人斜斜地躺臥下來。

「一年回去不到幾次，好不容易回去，就這樣子不情願，毛病真多！」惠美仍在說著。

他閉上眼睛，只聽到惠美輕輕地哼了一聲，便不再說話了。在嘈雜的市聲中，他隱約聽到車門關上的聲音，然後車子緩緩地動了，出了車站，上了高架橋，沒多久的時間，便到了高速公路。車子平穩舒適，他閉著眼睡了一會，很快又醒了過來，轉頭看看惠美，她睡得頭都歪到一邊去了。

窗外是墨黑的夜，幾點燈火，冷清而遙遠，他看看手錶，已經九點多，最後一班客運車是坐不上了，爸媽他們應該睡了吧！

「今年掃墓定在農曆三月初四，也就是清明節那天！」那天一早，父親打電話上來，他和惠美都還沒起床，聽到電話鈴聲，他霍地跳下床來接，聲音沙啞，帶著濃濃的睡意，父親在線頭那邊問：「剛起床啊？」

他嗯了一聲。

「這麼會睡！」

他沒有作聲。

「那天可不可以回來？」

他想了想，說：「公司有事，走不開咧！」

「那天不是都放假嗎？」

「不是我們沒放假，事情太多了，做不完！」

「噢——」長長的一聲，就沒再說下去，二人便在電話裡僵著，想問問父親感冒怎麼樣了，卻問不出口，每一次通電話都是這樣。

「我看看好了，不過回去會很晚！」他終於說。

「隨便你好了！」父親說，便把電話掛了。

他放下話筒，氣便昇了上來，惠美坐在床上問他是誰打的電話，他沒有直接回答，直嚷著：

「什麼隨便你好了？每次都這樣子，我一有意見，他都說，隨便你好了！什麼話嘛！」

「到底什麼事？」

「要我們清明節回去啦！」

「那就回去啊！」惠美打著呵欠。「你說有事啊？」

「那有事？有事也不見得非在那天處理不可！」他没好氣地說：「我實在不太願意回去，爸那個樣子，每次看了心情就不痛快！」他躺回床上去，看看鬧鐘，還可睡一個小時，便把身子一放，溜進被窩裡。「要不是看媽怪可憐的，我才不願意回去呢！不是我在說，如果我把媽接到台北來，不出半年，爸就變成羅漢腳了，我們誰會回去？我弟弟妹妹和他都沒話說，大家有話都找媽說，這樣子家裡就没人回去了！反正回去也沒什麼意思！」

「那到底要不要回去？」

他翻了一下身，喃喃地說：「我也不知道！」

「回去吧！過年回去到現在了，家裡只剩下兩位老人家，好歹回去讓他們看看！」

「唉——」他嘆口氣，學父親那不太高興的聲調說：「隨便你好了，隨便你好了！」

惠美輕輕地笑起來，扳著他的肩膀說：「氣成這個樣子！」

「是呀！」他說。「好像我不回去他也不在乎嘛！」

「爸的意思可能是說，如果你真的忙，那就不要回來，他要你看情形決定，他只是用詞不當而已！」

他又學著，把聲調變得怪里怪氣的：「隨便你好了，隨便你好了！」

車子已經過了苗栗，他怔怔地看著窗外，想著父親為何會那樣很不悅似的說：「隨便你好了，隨便你好了！」本來對回家就並不怎麼熱衷，一聽父親這樣的口氣，回家的興趣更是低落了。要不是母親，他恐怕是一年也懶得回去一次了。

父親，畢竟是個粗暴而又無情的人呵！

惠美動了一下身子，睜開眼睛，看了一下窗外，再轉頭問他：「那裡了？」

「剛過苗栗！」他說。

「回去都三更半夜了！」惠美說：「會不會吵到爸媽他們？」

「不會的啦！……也沒辦法啦！」

惠美打了幾個呵欠，又睡了。

惠美是不瞭解他為何不喜歡回家的。她是個乖順的女人，父母親都溫和而開明，她自小被呵護著長大，每次跟著她回娘家，看到她跟岳父有說有笑的像個同班同學，他心裡就羨慕得很。為何父親不能和他們這樣子水乳交融呢？這到底是誰的錯？常常他和母親聊天聊得起勁，父親一進來，他就無法克制地閉上了嘴。為什麼會這樣？而父親也不會主動和他說話，父親怎麼又會如此？

他想著想著，便又在低沈而平穩的車聲中睡著了。

車子下了交流道，已經十一點多，他叫醒身旁的惠美，兩人把行李整理了一下，然後把椅背放直，終點站很快就到了。

下了車，叫客的計程車司機便圍了上來，看看時間已晚，客運車已經收班，便坐上一輛計程車。計程車司機不言不語地把車子開得飛快，一下子就出了市區。

郊外的田野，顯得夜更是深沈，路上沒有人跡車蹤，四週一片黑壓壓，偶而一兩聲狗吠，雖在極遠處，但卻十分清晰。

「爸媽他們會不會睡了？」惠美倚著他，仍打著呵欠。

「快十二點了！」他說：「他們不會這麼晚睡的！」

「你有没有打電話回來說晚上到？」

「沒有！」

「真是的！」惠美說。「那回去還得讓老人家起來給你開門！我說你啊！有時候就像小孩子一樣！」

他嘆口氣，沒有說話，把車窗搖下，讓清冷的山風吹進來，那從國光號班車上殘留下來的睡意便一掃而盡了。爲什麼會跟我說：「隨便你好了！」難道父親不在乎他回不去麼？還是在生他什麼氣？也沒什麼氣好生的吧！都結了婚的人，犯不著用這樣的口氣對待吧！什麼「隨便你好」了！」

「我看你今天晚上有病啊！」惠美說。「老是看著窗外發呆！」

「妳不知道啦！」他說。

惠美確實是不知道的，她那裡知道父親和他們的相處是怎樣的情形？

唉！也算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吧！

他叫司機彎進一條小道，進了村子，車聲和燈光，讓全村的狗都騷動了起來，此起彼伏地狂吠著，有的還追了上來，燈光照著牠們的眼睛，反射出綠色的晶芒，惠美抓著他的手臂，他笑著說：

「怕什麼？」

車子在門口停下，他看見房裡燈還亮著，他們還沒下車，大門咿呀地開了，母親走了出來。付了錢，司機把車調頭，走了。這時父親也在門口出現，他抬起手腕，看看錶。

「爸！媽！」惠美愉悅地叫著。

父親站在門口抽著煙，母親走了過來。

「以爲你們不回來！」

「媽，把你們吵醒了！」惠美說。

「還沒睡！」母親說。「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廚房裡還有麻油鷄！」

「不餓！」他說：「我們上車前就吃了！」

「你不是最愛吃麻油鷄？」母親說：「以爲你們趕得回來吃晚飯，所以就煮了！」

他把行李拎進客廳裡去，先他們回來，已經睡了的弟妹也起來了，兩個人哇哇叫著：「以爲

你們不回來了呢！」

父親坐下來，一句話都沒說，看他一直没咳，心想，感冒應該是好了！

「明天幾點出發？」他問父親。「去掃墓？」

父親把含在口中的煙拿下來，也沒看他，冷漠地說：「八點就出發！」

「今天弄那些要拜的東西，忙了一天，累得要死！」母親坐在一旁說，還頻頻用手指揩弄著眼角的眼屎。「一共有三座墳要掃，每座墳一樣，共有三樣，又是雞，又是紅龜，又是蛋、酒，唉——每次碰到拜拜啦，就累得要死！」

「你們怎麼買得到票！」弟弟問道。

他正想回答，父親卻跟母親不知說了什麼，母親站起來，問他：

「要不要？我去把麻油鷄熱一熱！」

「不用了，媽！」惠美說。

母親又坐下來。「唉，本來九點就要睡了，看你們還沒回來，就再等看看！等到最後一班車過去了，你們還沒回來，只好上床去躺著，也睡不著，一直注意看看有沒有計程車進來！」

母親說著，直打呵欠，他看看她，覺得她似乎又老了很多，尤其剛從床上起來，那一頭凌亂的頭髮，更讓她看起來疲倦而蒼老，每次看到母親那飽受三十餘年生活煎熬的佈滿風霜的臉和疲弱的身子，他就不由得心疼，回家，可以說，全是爲了母親。從來，他沒有想過回家來看看父親的。

父親站起來，什麼話也沒說，逕自進房裡去睡了。心裡的不快，突然滋生出來。怎麼連問問最近生活過得怎麼樣也沒有？難道是那裡惹了他？

「媽，去睡吧！」他說。

「怎麼了？」惠美問他。

「沒有啊！」他說。「妳先去洗澡，我們也快去睡吧！」

洗過澡，回到那只住過二次的新房，已經一點多了，惠美一邊折著換下來的衣服，一邊問他：「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了？不對勁吔！」

「我那裡不對勁？」

「好像回家來不太高興似的！」

他脫下睡衣，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突然說：「惠美，如果我把媽接到台北去住，妳覺得怎麼樣？」

惠美驚訝地回過頭來，沒聽清楚那般，「啊——」一聲，楞在那裡。

「媽身體不好，還要在家上山下田，我實在放心不下，反正我們有空房間，乾脆把媽接到台北一起住！」

「那爸呢？」

「他離不開這塊土地的，他的朋友、熟人都在這裡，上了台北，他沒事做，住不下去的！」他說。「他不可能離開鄉下！」

「可是你——要讓他一個人住在鄉下？」

「讓他體會一下妻子兒女都不在他身邊的滋味，反正他都不關心媽和我們！」

「你的想法也真怪得可以！」

惠美也上床來，把燈熄了，她拉上被，轉頭向他說：「你繼續說吧，我可要睡覺了！」

他也就沒再說話，於是四周便陡地沈靜起來，依舊是熟悉的屬於鄉下的夜，除了一兩聲狗吠和鷄啼，便寧靜得彷彿聽得見大地的呼吸。他閉上眼，卻聽見隔了一個客廳的父母的房間有細微的講話聲，時高時低，他知道，他們又不知爲了什麼事而爭吵起來了。他因而回憶起童年的無數個夜晚，在父母親的爭吵中醒來，無法入睡。其實，他們的爭吵也不見得爲了什麼嚴重的意見歧異，只是父親一向不聽母親的話，母親有時免不了會對日子與生活的安排有點意見，父親根本不考慮母親的想法，於是爭吵便起來了。他常常爲母親叫屈，然而幼時的他，面對父親的嚴厲，也無法改變什麼。甚至他長大，甚至結婚了，父母親兩人仍無法不爭吵，父親也始終沒有相讓的意思，而母親頂多也只能默默以對罷了。他氣的就是這一點，年紀都這麼大了，還有什麼好吵的？夫妻之間還有什麼不能互相體諒涵容的？母親也不過是一個沒受過什麼教育，單純、認命、勞苦一生而無怨言的女人罷了！給她一點尊嚴與滿足母寧也是應該的吧！然而父親竟是吝於給予的。他常常思及此，因此他結婚後，都儘量的讓著惠美，甚至在家裡，他儘量扮演著一個沒有意見的男人，而父親，怎麼會是這樣子的呢？

爭吵聲忽然一下子提高，他想聽清楚到底爭吵所爲何事，爭吵聲却一下子沒了，什麼都聽不到，遠處的狗吠，竟然清晰起來。

起床時已經七點了，習慣晚起的他，顯得精神不濟，才出房門，便碰到父親，顯然他已經在外面繞了一圈回來，看到他，喃喃地說著：「睡這麼晚，那麼好睡啊！」

他想回說：「前晚沒有睡好！」父親卻直接往後門去了。他回房去叫醒惠美，然後去刷牙洗臉，清冷的井水讓他的精神好了起來，但對一桌豐盛的早餐卻沒有什麼胃口，母親在廚房問著：

「不吃啊？」他搖搖頭便走開了。

「你不吃，被你爸爸看到，他又要罵人了！」

「唉！我吃稀飯慣了！」他說：「這些都是乾飯，菜又油又膩，還是過夜的，我怎麼有胃口？」說完，便走出廚房，剛好和父親撞個正著。他閃了一下身子，父親從他身邊進廚房去。

「這就不能吃啊？」父親在廚房對母親說。

他聽見了，但仍沒有回頭去吃，直接走到院子裡去，惠美在身後悄悄的跟了上來。

「喂，去吃點嘛！」她說。「老人家不喜歡看到人家不吃早餐！」

弟妹也起床了，二人一前一後地往浴室去，妹妹還邊走邊伸舌頭，裝著鬼臉說：「要挨罵了，要挨罵了！」

果然還沒到浴室，就碰到從廚房出來的父親。

「幾點了？還在睡？」

惠美看了，笑了出來。

「去吃一點吧，讓老人家高興高興，不然弄了一大桌没人吃，多掃興！」惠美說。

他只好跟著惠美去胡亂吃了一碗，一肚子的油膩讓他感到十分不舒服，便到客廳去倒了茶喝，溫熱的茶，剛好泡開，清香甘醇，一杯下肚，通體舒泰起來。

「好茶呢！」他對惠美說：「要不要來一杯？」

「好啊！」

他給惠美倒了一杯，惠美喝了，也神色舒展起來。「爸也喝這麼好的茶啊！」

「我們家喝茶已經有好幾十年啦！」他說。「從祖父的時代就開始喝了！」

「凍頂烏龍吧！」

他再喝了一杯，點頭說是。

放下茶杯，發現茶几旁放了一包未開的長壽煙，他撕了包裝，拿出一支來抽，順手拿起報紙來看，彷彿覺得門外站了一個人，不禁轉頭一看，原來是父親，他走了進來，要說什麼般，卻又把話吞回去。他拿著報紙，一時竟尷尬且手足無措起來，惠美看看他，又看看父親，然後笑著說：「爸，喝杯茶！」說著，便倒了一杯，放在茶几上。

父親慢慢坐下來，沈默了好一會兒，突然開口說：「台北常下雨吧！」

他没聽清楚，「哦」一聲，惠美已經答了。

「常下雨呢！有時候下得好大！」

父親喉嚨裡「唔」一聲，停了好一會兒，才說：「南部都不下雨，缺水缺得好厲害！」似乎是對著惠美說話。

他想搭上一兩句，卻不知說什麼才好，尤其看父親說話近乎喃喃自語，並不是在對他說，因此也就更找不出話來說了。

惠美一時也靜了下來，父親拿起電話筒，胡亂地撥了幾個號碼，又把話筒放下。

「今年的芒果會有好收成吧！」他終於說。

父親抽了一口煙，不知是沒聽見還是怎麼樣，竟然沒有回答。每年這個時候，是果樹花朵盛開的時候，如果沒有意外，應可判斷出結果率來，這些事情，父親應該是清楚不過的了，然而父親竟是没有回答，於是他立即感受到一種受到刺傷的難堪。

都這麼大的人了，還被父親這樣的對待！

小時候，父親的嚴厲，在村裡無人能出其右，母親每天無故挨他的罵自不在話下，村人們有時候也難以避免。因為父親在同輩的村人當中，年紀最大，村人們大都尊重他，而父親的個性，也容不下別人說他，甚至對處理一些公共事務的建議，他也都不能接受。雖然小時候，父親並常常打罵他，但大概是被他那嚴厲的氣質影響吧！每當父親出現在他面前，他就整個人僵硬起來。小時玩伴們每次看到父親，總是四散奔逃，村人們有時在一起聊天，父親一到，話題便突然中斷，繼續不下去了。他小時候對父親的畏懼，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因此有什麼事要找父親，總是要透過母親。他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要交代辦費，母親不在，期限又是最後一天了，他不得不去找正在豬舍裡洗刷的父親要，他困難地把意思說了出來，誰知父親竟沒聽到一般，兀自做他的事，也不告訴你有没有錢可以繳，就讓他那樣地站著，他沒有勇氣把話重複一遍，父親也沒有任何反應，於是他便一臉是淚地離開了，那時的情景，幾乎就像現在的情形一樣，不知道他聽到了沒有，而他，也沒有勇氣把話再說一遍。這麼大了，該可排去小時候留下來的陰影，但是那片陰影卻怎麼也揮之不去。

他感到尷尬起來，惠美也感受到了這種氣氛，看看他，聳了一下肩膀。父親坐了一會，站起來，出去了。他一出去，不知在院子裡已站了多久的弟妹才開門進來。

八點多，要祭拜的東西已都準備好了，父親騎著機車先載走了一部份，其餘的，他使用挑的，和母親、村人們一起走回墓地。

路過那片芒果園時，母親說：「又要噴農藥了！今年花開得很好，不好好看顧，又要像去年那樣，果實還沒大，就落果落光了！」



他望向那片果園，果真芒果花開得到處都是。

「上個星期，你爸爸噴農藥，中了毒！」母親說：「回來一直吐，還送到醫院去打點滴！」

「啊！」他心頭一驚。「我們怎麼不知道！」

「本來是要打電話跟你講的，怕你們擔心，所以就沒打了，好在很快就好了起來！」

母親走得慢，他停下來等她。

「年紀大了，不行了！」母親說：「年輕人都出去，剩下老的在家，上個月，那個誰，那個阿福伯，從果樹上摔下來哩！」

「有沒有怎樣？」弟弟問著。

「還好，把皮擦破而已，」母親接著說：

「其實，農藥也不必時常噴！常常噴也不見得有用，人家有的一個月才噴一次，收成很好，我們一個星期噴一次，收成卻不到別人的一半，每次叫他不要常噴，他就說，妳懂什麼？妳懂什麼？要不就被他罵一頓！」

「妳們昨天晚上又吵了是不是？」

「唉，沒什麼啦，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對任何事有意見！」

他最氣父親的就是他對母親絲毫不能以禮相待了，有時一想起他這樣子，父親的形象便被牠撕扯無餘，繼而便懷疑，他對母親，乃至於他和弟妹們，到底有愛沒有？這個問題，他始終没有得到答案。父親對他們，大概只是盡到養育的責任罷了。

「他就是這個樣子！」母親幽幽地說。「三十幾年了，還是這樣子！」

他氣了起來。

「讓他一個人在家好了！」他說。「讓他知道一下沒有親人在身邊的滋味是怎麼樣！」

他認為父親是應該受點教訓的。

「你們什麼時候回去？」母親問道。

「下午就走！」

「不能再過一夜啊？」

「明天要上班呢！」惠美說。

「哦——」

他不再說話，跨大腳步，走在前面，當他到了墓地，母親和惠美還落在遠遠的後面。弟妹也跟了上來。

「我都不敢跟爸爸講話！」妹妹說。「我昨天下午就回來了，還被他罵了一次呢！」弟弟笑了起來。「我沒有！」

墓地籠罩在一片茫茫霧裡，早有人在掃墓了，他循著小徑，到了祖母的墳。幾個叔叔早在那兒清除雜草，父親正用鐮刀砍掉墳旁的小樹叢，他左手按著後腰，右手使勁地揮著鐮刀，也沒砍多久，便直起腰來站著。他看看弟妹，他們兩人也同時轉頭看他。

爸似乎又閃到腰了！他想。

接連掃了三門墳，已經十點半了，父親同樣載著一部份的祭品先走，他們順路搭了村人的搬運機，也很快回到家。

惠美去幫母親弄午飯，他在客廳裡再拿起報紙看，喝了二杯剛剛泡的茶，看得入神時，父親進來了，他站著，沒有說話，一會兒，轉身出去了。

他一下子變得沒有情緒看報紙，便到院子裡去看幾個叔叔的孫兒們打彈珠。太陽已爬得很高，陽光熾熱，天空無雲，他抬頭望向屋後的山，心裡想著，山上那片橘子園，今年是不是也有好收成呢？

「要不要上山去看看？」弟弟說。

「不要！」他說。

上山的路有四百公尺，坡度很陡。讀書時，每年寒暑假，他總要挑橘子下山，挑肥料上山，一天只能十來趟來回。父親今年還能挑吧？還有母親呢？去年她從石階上滑倒，差點起不來，父親又閃到了腰……

他嘆口氣，在簷前的水泥地上坐下來，對面的叔叔嚼著檳榔走過來，問他：

「怎麼樣？工作還好吧？」

「還好！」他說。「最近比較忙！」

「什麼時候要開始當老板？」

「沒有啦，沒有這個想法！」

父親不知何時，站在屋角，整理著掛在牆上凌亂的斗笠。

「有機會就出來做！」

他笑一笑說：「沒本錢啦！你借我一百萬好了！」

叔叔咧嘴笑了起來。「我那有這麼多錢？」

父親也笑了起來，隨著說：「你有錢誰不知道？」

「下午就要上台北去了嗎？」叔叔又問道。

「是啊！」他說：「本來今天不能回來的，最近外銷好，訂單多，處理不完！」

父親走了過來，掏出煙來抽，然而不知怎的，他一下子便沒話好說了，叔叔也沒再問他什麼，於是院子裡的幾個人便僵住了。一會兒，叔叔離開，父親也進廚房裡去了。

吃午飯的時候，父親拿出一瓶啤酒來，放在他面前，他默默地把酒瓶打開，想要為父親倒一杯，他卻很快吃飽，離座了。

他一走，氣氛便輕鬆了下來，弟妹開始說著他們看到的趣事。

「下午幾點的車？」母親問他。

「五點！」他說。「我們三點就要出門了，要不然會搭不上！」

「車票買好了嗎？」

「沒有！」他說。喝了一杯啤酒。「到車站再看看，也許有補位！」

「冰箱裡只剩下一瓶啤酒！」母親說：「你爸爸知道你要回來，捨不得喝，留下來給你！」

「都不留給我啊？」弟弟嚷了起來。

母親笑了起來。「等你結婚了就留給你！」

「有這種規矩啊！」惠美也笑起來。

「那——」他說。「爸都沒喝啊？」

「本來昨天晚上要喝的，看只剩下一瓶了，就又放了回去！」母親為他和惠美各挾了一塊麻油雞。

「我也不是天天喝！」他說，看著那塊冒著熱氣的雞肉。「我在台北也是很少喝的！」

「你就喝啊！」母親說，「放久了會苦！」

「媽，妳也喝一杯好了！」他說，替母親拿了杯子，倒了一杯。

還剩下半瓶，他看著瓶裡那冒著泡的金黃色的液體，發起呆來。

父親知道他喜歡喝啤酒的！每次回家，桌上總擺有啤酒。父親也喜歡喝，但是這次他卻連一杯也沒喝就離座了。

他很快吃飽，把啤酒留給弟弟喝，自己走到院子裡去。南部的太陽很大，雖是初春，卻也炎熱如夏天般，父親正在簷下捆綁一箱橘子，準備讓他帶到台北去的。

父親居然把橘子存到現在！

父親看到他，從那還沒捆紮好的箱子裡掏出兩個橘子來，放在地上，含糊地不知道說了些什

麼，他好一會才會意過來。父親是要他拿去吃！他過去把橘子拿了。已經風乾的表皮，顯示這橘子經過仔細的貯藏，大概是僅剩的了。他剝開一個，吃了一瓣，清涼而甘甜。父親默默地左右地捆著，他想說說話，看著父親沈默的表情，卻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難道這僵局就不能打破麼？自小就畏懼著父親，這陰影至今仍不能揮除麼？父親爲什麼不放下嚴肅的面孔，和他說幾句呢？他爲什麼可以和叔叔的小孩們有說有笑，甚至開玩笑，爲什麼他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做愉快的交談呢？

吃著甘甜的橘子，他找不出答案來。於是北上的心便突然地急切起來。乾脆早點回台北吧！他去睡了個午覺，醒來時，屋簷下放了二個小箱子，個個捆紮得整齊而牢固，不見父親人影，他便到浴室去洗了臉。母親坐在大水盆旁，還在清理一大堆碗盤。他站在浴室門邊，和母親說話。

「下次回來，住久一點。」母親說。「看能不能請一天假！你們都到台北去了，要看你們也不容易！」

惠美也換好衣服，走到浴室這邊來。

「你爸爸說，你——」母親說了一半，停下來。「說你從來也沒叫他一聲爸爸！」

他臉一熱，不禁把頭一低。

「每次打電話回來，只說，我是誰啦，也不會叫一聲爸爸！」母親把盤子一個個擦乾，放在籃子裡。「他說狗還會汪汪叫一聲，你連叫都不叫。好不容易回家，也沒叫他一聲！」

是呀！他從上了初中開始，就再沒叫父親一聲「爸爸」了。

「再怎麼樣，他總是你的爸爸！」

惠美看他一眼。

「等一下要走的時候，叫他一聲！」母親抬頭看看他。「叫他一聲！」

他說不出話來，便走開了，心裡感到一種無比的羞慚。他竟然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沒叫過一聲「爸爸」。然而，這也不能怪他吧！他自小是怕著父親的，除非必要，譬如要繳學費什麼的，他從未跟父親講話，更不用說叫他了。有時候，他甚至避著他，免得和他面對面，也因此，當他在外的時候，總是儘量少回家。這應是父親造成的吧！還有他對母親始終未曾改善的，粗暴的態度，也讓他不只一次爲母親叫屈，並且感到憤怒與不滿。因此，未曾叫父親一聲「爸爸」，多少摻雜著類似一種報復的心理吧！

他全身發熱地想著父親和自己的種種，爲自己找了合適且充足的理由。可是，可是，畢竟他

是父親的兒子！父親是他的「爸爸」！

「怎麼會這樣？」惠美訝異地問他。「我一直沒有注意到！」

他臉上汗涔涔而下。「唉！不要說這個了！」

他回房去把皮鞋穿上，母親來到臥房門口，輕聲地說：「等一下，叫他一聲！」

他坐了下來，咬咬嘴唇，沒有回答。他不敢確定是不是能叫得出來。看看時間已經差不多，便把東西提到外面去，一直沒看到的父親從外面慢慢走回來，口啣著煙，看著天空。

惠美看看他，他身子一熱，仍然沒有叫出來，這麼多年了，竟是這麼難以開口。父親走過來，提了提那已綁得十分結實的箱子。

他看看錶，還有十幾分鐘，便坐下來。父親站了一會，什麼都沒說，然後走到牆邊去，拿下一頂斗笠戴上。

「裡面有一隻鷄、有竹筍干、有豬肉，回台北要趕快拿出來，要不然會壞掉！」母親說，神情悒鬱地看著他和惠美。「有空就回來！」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了。

父親戴好斗笠，慢慢的轉過牆腳，大概是上山去了。他身子仍然熱著，後悔沒有叫他，向他道別，然而他也氣他，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他也不會送他們一程，就不當一回事般，上山工作去了。

隨便你好了！他不禁想起前幾天父親的口氣，於是提起那兩箱東西，背著行李便往外走去。母親跟了出來，仍然叮嚀著：「有空就回來啊！」

那仍在大學唸書的妹妹，背著行李袋，輕輕地掉了眼淚。「媽，妳不要送了！」

他提著箱子，感到塑膠繩勒疼了手心，便放下來，看看時間還夠，便跑到儲藏室去找繩子，想把手提的地方綑粗厚一點。

儲藏室在房子後面，他轉過牆腳，卻見父親並沒有上山，一個人坐在石頭上發呆。他楞了一下，父親看他一眼，眼眶竟是紅的，那皺紋縱橫的臉，浮現出千百種寂寞與哀傷，他站在那裡，一時不知如何反應，看父親眼裡湧出淚水，他不禁在心底驚叫：嚴厲、倔強的父親，竟然也流淚了。二人對立了好幾秒鐘，父親重又戴上斗笠，慢慢轉身，嘴巴動了動，像要說什麼那般。

那包茶是昨天才去買的，這種好茶，他根本捨不得喝！母親說：你爸爸對你比對我還好啊！平常他喝的茶，一斤才一百多元，根本不能喝！他知道，你沒報紙看會難過，一大早就先去拿了，還把一包煙放在桌上讓你抽，昨天還特地去買了一瓶黑麻油煮麻油鷄……。

父親已轉身就要上山，他再也忍不住，叫了一聲：

「爸——」

父親站住腳，徐徐轉過身來，陽光下的他的黑亮的臉，微微地現出笑容來，雖然是微微的笑，但是，他看見了。

爸，不是我不叫你呀！我不是不喜歡回家呀！

他終於忍不住，也流下眼淚來。

惠美不知何時，站在他身後，叫著：「怎麼了？繩子呢！」

他轉過身，看著她說：「我們明天一早再回台北吧！打電話回去，請一個早上的假！弟弟妹妹他們先走好了！」

他坐在一塊石頭上，曬著午後溫暖的陽光，二十年來的積鬱利那之間一掃而空。他想著：回家，真好！

（完）